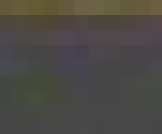


歸潛志

下

結



歸潛志卷第十二

錄崔立碑事

崔立既變以南京降自負其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反狀那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諸在位者畏之於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數日忽一省卒詣予家齋尙書禮房小帖子云首領官召赴禮房予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卽往至省門外遇麻信之予因語之信之曰昨日見左司郎中張

信之言鄭王碑事欲屬我輩作豈其然邪卽同入省
禮房省掾曹益甫引見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二人
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嘉今在
京官吏父老欲爲立碑紀其事衆議屬之二君且已
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予卽辭曰祁輩布衣無職此
非所當爲況有翰林諸公如王丈從之及裕之輩在
祁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于衆心且吾曹生自王得
之爲之何辭君等無讓予卽曰吾當見王丈論之裕
之曰王論亦如此矣予卽趨出至學士院見王丈時

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美亦在焉予因語其事且曰
此實諸公職某輩何與焉王曰此事議久矣蓋以院
中人爲之若尙書檄學士院作非出于在京官吏父
老心若自布衣中爲之乃衆欲也且子未仕在布衣
今士民屬子子爲之亦不傷于義也余于是陰悟諸
公自以仕金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衣又念平生
爲文今而遇此患難以是知揚子雲劇秦美新其亦
出于不得已邪因遜讓而別連延數日又被督促知
不能辭卽略爲草定付裕之一二日後一省卒來召

云諸宰執召君余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騎馬
索予因劫以行且拉麻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
省中召王學士諸公會飲余亦陰揣其然既入卽引
詣左參政幕中見參政劉公謙甫舉盃屬吾二人曰
大王碑事衆議煩公等成之甚善余與信之俱
遜讓曰不敢已而謙甫出見王丈在焉相與酬酢酒
數行日將入矣余二人告歸裕之曰省門已鎖今夕
旣飲當畱宿省中余輩無如之何已而燭至飲余裕
之倡曰鄭王碑文今夕可畢手也余曰有諸公在諸

公爲之王丈謂余曰此事鄭王已知衆人請太學中
名士作子如堅拒使王知諸生輩不肯作是不許其
以城降也則銜之刻骨縉紳俱受禍矣是子以一人
累衆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觸其鋒禍及
親族何以爲智子熟思之予惟以非職辭久之且曰
予旣爲草定不當諸公意請改命他人諸公不許促
迫甚予知其事無可奈何則曰吾素不知館閣體今
夕諸公共議之如諸公避其名但書某名在諸公後
于是裕之引紙落筆草其事王丈又曰此文姑使裕

之作以爲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載亦可也予曰
裕之作政宜某復何言碑文旣成以示王丈及余信
之欲相商評王丈爲定數字其銘詞則王丈裕之信
之及存予舊數言其碑序全裕之筆也然其文止實
敘事亦無褒稱立言時夜幾四鼓裕之趣曹益甫書
之裕之卽于燭前焚其藁遲明予輩趨去後數日立
坐朝堂諸宰執首領官共獻其文以爲壽遂召余信
之等俱詣立第受官余輩深懼見立俄而諸首領官
齋告身三通以出付余輩曰特賜進士出身因爲余

輩賀後聞求巨石不得省門左舊有宋徽宗時甘露
碑有司取而磨之工書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北
兵入城縱剽余輩狼狽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也嗟
乎諸公本畏立禍不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其名
以賣布衣之士余輩不幸有虛名一旦爲人之所劫
欲以死拒之則發諸公嫁名之機諸公必怒怒而達
崔立禍不可測則吾二親何以自存吾之死所謂自
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且輕殺吾身以憂吾親爲大不
孝矣況身未祿仕權義之輕重親莫重焉故余姑隱

忍保身為二親計且其文皆衆筆非余全文彼欲嫁

名于余余安得而辭也今天下士議往往知裕之所

為且有曹通甫詩

按困學齋雜錄曹居一字通甫一字聽翁又號南湖散人太原人金

末進士仕元為行臺員外郎又按楊叔能詞在亦不

待余辭也因書其首尾之詳以誌少年之過空山靜

思可以一笑

附錄元好問外家別業上梁文窮於途者返於家乃人情之必至勞以生而佚

以老亦天道之自然方屬風霜匱薄之餘而有里社浮湛之漸茲焉卜築今也落成遺山道人蟬蠹書癡雞蟲祿薄猥以勃窣槃跚之迹仕於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罄困於春夏之長圍窮甚析骸死惟束手人望荆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女於吳莫追於既

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覲於方來謀則僉同議當孰抗
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
喋血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羣盜垂涎之口皇天后土
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灰無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構
亂羣小歸功劫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
制佞豈願爲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
筆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脩趙王禪文何預陸機
之手迹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閒有無
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果吮癰
舐痔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鼈
始於養虺以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鼓以
流言之自止知神聖之可憑復齒平民僅延殘喘澤
畔而湘纍已老樓中而楚望奚窮懷先人之敝廬可
憐焦土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豈謂事有幸成計
尤私便東諸侯助竹木之養王錄事寄草堂之貲占
松聲之一邱近桃花之三洞東牆西壁無補拆之勞
上雨旁風有閉藏之固已與編戶細民而雜處敢用
失侯故將而自名因之挫銳以解紛且以安常而處

順老盆濁酒便當接田父之歡春韭晚菘尚愧奪園
夫之利彼扶搖直上擊水三千韋杜城南去天尺五
坐廟堂佐天子蓋有命焉使鄉里稱善人斯亦足矣
云云○郝經辨磨甘露碑詩云國賊反城以爲功萬
段不足仍推崇勒文頌德召學士淳南先生付一死
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爲起草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
碑書丹卽用宰相血百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闍
流涕數樽黃封幾斛米賣卻家聲都不計盜據中原
責金源吠堯極口無覲顏作詩
爲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

辯亡

或問金國之所以亡何哉末帝非有桀紂之惡害不及
民疆土雖削士馬尙強而遽至不救亦必有說余曰
觀金之始取天下雖出于邊方過于後魏後唐石晉

遼然其所以不能長久者根本不立也當其取遼時
誠與後魏初起不殊及取宋責其背約名爲伐罪弔
民故徵索圖書車服褒崇元祐諸正人取蔡京童貫
王黼諸姦黨皆以順百姓望由能用遼宋人材如韓
企先劉彥宗韓昉輩也及得天下其封誅廢置政令
如前朝雖家法邊塞害亦不及天下故典章法度皆
出于書生至海陵庶人雖淫暴自強然英銳有大志
定官制律令皆可觀又擢用人才將混一天下功雖
不成其強至矣世宗天資仁厚善于守成又躬自儉

約以養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幾致太平所用多敦
樸謹厚之士如石琚輩爲相不煩擾不更張偃息干
戈脩崇學校議者以爲有漢文景風此所以基明昌
承安之盛也宣孝太子最高明絕人讀書喜文欲變
夷狄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卽大
位早世章宗聰慧有父風屬文爲學崇尚儒雅故一
時名士輩出大臣執政多有文采學問可取能吏直
臣皆得顯用政令脩舉文治爛然金朝之盛極矣然
文學止于詞章不知講明經術爲保國保民之道以

圖基祚久長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闕外戚小人多預政且無志聖賢高躅陰尙夷風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無維持長世之策安樂一時此所以啓大安貞祐之弱也衛王苛吝不知人君體不足言已而強敵生邊賊臣得柄外內交病莫敢療理宣宗立于賊手本懦弱無能性頗猜忌懲權臣之禍恆恐爲人所搖故大臣宿將有罪必除去不貸其遷都大梁可謂失謀向使守關中猶可以數世況南渡之後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勾踐志報會稽之羞但

苟安幸存以延歲月由高琪執政後擢用胥吏抑士
大夫之氣不得伸文法焚然無興復遠略大臣在位
者亦無忘身徇國之人縱有之亦不得馳騁又偏私
族類疎外漢人其機密謀謨雖漢相不得預人主以
至公治天下其分別如此望羣下盡力難哉故當路
者惟知迎合其意謹守簿書而已爲將者但知奉承
近侍以儉榮幸寵無効死之心倖臣貴戚皆據要職
于一時士大夫一有敢言敢爲者皆投置散地此所
以啓天興之亡也末帝尊長而立出于愛私雖資不

殘酷然以聖智自處少爲黠吏時全所教用術取人
雖外示寬宏以取名而內實淫縱自肆且諱言過惡
喜聽諛言又闇于用人其將相止取從來貴戚雖不
殺大臣其驕將多難制不馴況不知大略臨大事輒
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勍敵而不能振也大抵金國
之政雜遼宋非全用本國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
別蕃漢人且不變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
長久向使大定後宣孝得位盡行中國法明昌承安
閒復知保守整頓以防後患南渡之後能內脩政令